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爱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故事会



爱情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100号
电话：021-62485000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GROUP

故事会

故事会
5元
精品系列



STORIES

爱情故事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情故事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7.10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ISBN 978-7-80685-859-2

I. 爱... II. 故...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3494号

丛 书 名: 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

书 名: 爱情故事

编 者: 《故事会》编辑部

出 品 人: 何承伟

责任编辑: 鲍 放

装帧设计: 王 伟

责任督印: 张 凯

出 版: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发 行: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21-54667902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印 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70×960 32开 印张5

书 号: ISBN 978-7-80685-859-2/G·063

定 价: 5.00元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 021-64511821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STORIES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121)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 (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编者的话

《故事会》杂志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旗下一本以发表故事为主的通俗文学刊物，其发行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综合类期刊中一直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她始终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以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清新明快的节奏，生动活泼的风格，亦庄亦谐的美感，赢得了海内外数千万读者的喜爱。

无数事实、经验和理性已经证明：好故事可以影响人的一生。而以我们之见，所谓好故事，在内容上讲述的应是做人与处世的道理，在形式上也应听得进、记得住、讲得出、传得开，而且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她的本质特征和艺术光彩。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好故事，阅读好故事，欣赏好故事，珍藏好故事，传播好故事，我们特编选了一套“故事会5元精品系列”以飨之。其选择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点：

- 一、在《故事会》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 二、有过目不忘的艺术感染力。
 - 三、有恒久的趣味，对今天的读者仍有启迪作用。
- 愿好故事伴随你的一生！

《故事会》编辑部

目 录

真情无价

- 无价之宝 2
摸手认妻 6
空钱包里有什么 11
阳光路十七号 14

至诚似金

- 爱大山的女子 18
15号,你在哪里 21
墙上有个洞 26
爱的就是你 30
潇洒跑一回 35
永远的叔叔 40
镶在身体里的定情物 46

心灵碰撞

- 好想亲亲你 52
恨你不容易 57
老公不在家 61
一言千钧 67

无心插柳

- 撒娇的新娘 71
隔墙有耳 76
摇晃里的爱 81
爱情不可以打印 85
捡一株情人草 89
偷来的爱情 94

情系一生

团圆	98
背后的眼睛	103
不速之客	109
望眼欲穿	117
60岁的浪漫	124

合离随缘

爱不用说出来	129
爱的缺憾	133
爱的明信片	140
老姑娘约会	144
爱情角色	148

真情无价

真正的爱情必定孕育着苦难,只有在苦难中才能挖掘出莫大的喜悦。



无价之宝



洞庭湖往东二十里地，有个叫枫庄的小山村，村里住着一户姓张的石匠。张石匠四十多岁，父母早逝，孤身一人。

这一天，张石匠进城去喝表弟的结婚喜酒，顺便又去表弟工作的文物馆参观，当看到一件件工艺精巧、价值连城的出土文物时，张石匠不禁深为古人高超的技艺叫绝。

突然，他在展厅右侧的玻璃橱内看到一只瓷茶罐，质地洁白如玉，图案精巧雅致。标签上写着：宋窑。咦，这只瓷茶罐的形状、花纹图案和颜色，与自己家中那只祖传茶罐不是一模一样吗？他不禁失声笑道：“你们这摆的，真是文物？这个罐我家也有一个哩！”

这话立时把表弟的双眼惊得如一对铜铃：“真的？”

张石匠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当然是真的。不过，我已经送人了……”原来，张石匠家隔壁住着一个寡妇，村里人都叫她刘二姐，刘二姐很早死了男人，一个妇人家拖着孩子，日子过得很苦。一次，刘二姐家的茶罐不小心摔破了，张石匠便把自家那只用了几代的茶罐移到了刘二姐家的桌子上。张石匠是借送茶罐向刘二姐送爱心，但他是个实心眼的人，不好意思明说，现在自然更不会对表弟说透了。

只听表弟担心地对张石匠说：“这茶罐可值钱哩，你一辈子也花不完呀！回去还能不能拿回来？你可千万别先露了风声。”

张石匠说：“这我懂。”

毕竟值一大笔钱哩，于是从城里回来后，张石匠就径直朝刘二姐家走去。

此时，刘二姐家的大门关着，窗户倒是大开。张石匠走过去探头一看，嘿嘿，那只茶罐正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张石匠心里不觉一阵惊喜。

这时候，刘二姐正挑着一担空桶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张石匠在他家窗口探头探脑的样子，吃不准是怎么回事，便把桶往地上一搁。哪知这“咣当”一声响，吓得毫无思想准备的张石匠调转头时一脚踩空，差点摔倒。

刘二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大白天的，趴人家窗口，说出去可不好听哩！”

张石匠支支吾吾道：“是这样，我想看看屋子里……”

“你怀疑我屋子里藏……”刘二姐涨红着脸，迅速打断张石匠的话，“天地良心，我刘二姐行得端，坐得正，我可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唉，也真是的，刘二姐想哪里去了！张石匠见刘二姐误会了，一时也解释不清，索性进屋提起那个茶罐就走，干脆等发了财再告诉她吧。

刘二姐一看，嘲笑说：“就为这只茶罐呀，早知道你这么当宝，当初我真不该收下。”

张石匠也不吭声，捧着茶罐兴冲冲地回到家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床边的方桌上，然后和衣朝床上一躺，美滋滋地盯着这个茶罐出了神。你想，靠它马上就可以发大财了呀，心里能不激动么！

也不知过了多久，张石匠已经到梦游国里走了一遭，想吃的都吃了，想穿的都穿了，想用的也都用了。他迷迷糊糊醒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只见屋子里黑洞洞的。这时，他觉得肚子饿得厉害，便翻身起床，准备到厨房搞点吃的。哪知摸着黑刚走出一大步，伸出的手掌碰倒一个冰凉的物体，“啪”一声响……他立刻醒过神来，心里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开灯一看，地上是一摊瓷片片，茶罐摔破了！他立时瘫倒在地上。

张石匠一夜没睡好，像丢了魂似的，心里乱得没了头绪，他思来想去，财运飞走了不说，还觉得对不住刘二姐呀，得把事情给她说明清楚。

第二天，张石匠又进了城，专门找到一家瓷器店，掏出身上仅有的三十几元钱，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茶罐，送到刘二姐家。

一向老实巴交的张石匠，这次例外编了段谎言，他告诉刘二姐，那天他看到桌上的旧茶罐时，便想给她换个新的。说完，张石匠便从身后亮出个崭新的茶罐来。

刘二姐看着新茶罐，什么也没说，转身从里屋也搬出一只茶罐来。张石匠一看，不由惊呆了：这不正是他家那只祖传茶罐吗？

刘二姐说：“当初你把你家祖传茶罐送给我，我很感激，茶罐是旧的，你的心却是真的，所以我一直把这个茶罐珍藏着。你昨天提走的那只，是我后来用省下的钱买的，因为我怕万一有个闪失，把这只摔碎。两只茶罐虽然外观相似，但它们在我不心里的位

置,不一样啊!如果你真要拿回去的话,那么请吧——”

刘二姐这番话,说得张石匠耳热心跳:我真浑,眼睛只盯着这个茶罐,差点把这么好的人放走。他急着朝刘二姐连连摆手:“不,不,刘……刘二姐,我真浑。我们……我们……”他涨红了脸,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不久,张石匠和刘二姐真成了“我们”一家!县文物馆的玻璃橱窗里摆着他们两人的合影照,手中就捧着那只祖传的茶罐,旁边还特地作了一条说明:宋窑瓷罐,捐献给国家。

张石匠常对村里人开玩笑说:“我们两口子的爱情受国家重点保护,可是一件无价之宝啊!”

(易望明)

(题图:杨宏富)

摸手认妻



公司举办的庆三八妇女节联欢会上，有一个别开生面的节目——摸妻游戏。具体要求是把五位男士的眼睛蒙上，让他们依次去摸五位女士的手，从中摸出自己的妻子。

这个节目极其诱人，所以，在进行这个节目时，偌大的礼堂里围得水泄不通，两个大门口也站满了人，有的人看不见，就把脚尖踮起来，有的人干脆站在小矮凳上。尤其是那些女士们，都想看看一个个男士怎样出乖露丑，阴差阳错地闹出笑话。

老曹就是这五位男士中的一位，而且他抓了个一号。也就是说，他将第一个去摸。

从市电视台请来的女主持人走到他身边，一丝不苟地把他的眼睛蒙得严严实实，接着，她吩咐五位女士一字儿排开，一个

个伸出双手，然后，她把老曹引到第一位女士身边。

那一刻，老曹偷偷地叹了一口气，感到将要做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可是，既然站在这里，就只能硬着头皮摸吧。于是，他伸出手去摸第一位女士的手，凭手感，那不是；又去摸第二位女士的手，那手温乎乎的，好像是，又好像不是；接着，他犹犹豫豫地走到第三位女士身边，摸摸，又摸摸，然后像喝完茶那样品味一会，那手也温乎乎的，大小与前两位女士的手一样，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当他快要放弃时，忽然吹来一股风，在风中，他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吸完这一口气，他突然激动起来，紧紧地抓住那双手，大声说：“这位是我妻子！”

老曹的话一出口，气氛热烈的礼堂里刹那间寂然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到。

女主持人不失时机地提醒说：“先生，您就这么肯定，不怕错了被大家笑话？”

老曹坚定地说：“不会错的。”

女主持人说：“先生，您再往下摸，把五双手都摸一遍，好从中选择嘛！”

老曹摇摇头道：“没这个必要了。”

女主持人笑着面向大家，说：“看来，这位先生是死心塌地了，那么，就让他看看‘庐山真面目’吧！”说着，她给老曹去掉蒙在眼睛上的纱布。

老曹揉揉眼睛一看，天啊，站在他面前的三号女士，不是别人，正在他的妻子！

这时，礼堂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热烈的欢呼声，其间还夹杂着响亮的口哨声。

热烈的声浪漫过之后，观众席上有人站出来提出疑问：“请问，这位男士摸的时候，他妻子是不是做了示意的动作？”

女主持人解释说：“请大家相信我，我刚才一直监视着他，绝

对没有发现您所说的这种情况。”

观众席上又有一个人提出疑问：“请主持人检查一下这位女士的手指，看她的手背上有没有疤痕？”

女主持人走到老曹妻子身边，细细地检查了一遍他妻子的手，然后把他妻子的手高高举起，把手背朝向大家，说：“这位女士的手背上别说疤痕，就连一粒痣也没有。”

这时，观众席上又有人提问：“那个捂眼睛的东西是不是能把这位先生的眼睛捂严呢？”

女主持人说：“刚才发问的先生，请您上来，我再告诉你。”

女主持人刚说完，一位满脸胡茬的中年汉子大步走上了舞台。

女主持人把手中的那块布一抖，说：“我让您试试吧！”说着，就捂住了中年人的眼睛，然后问他：“您看得见我吗？”

中年人说：“看不见，一点也看不见。”

中年人说完下去了。他一下去，礼堂里便响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神了，真是太神了！”

老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正准备站到一边去，女主持人却向老曹发问了：“请问——”

她的问题还没说出口，观众席上又有人打断了女主持人的话，说：“请把这位男士的眼睛捂上，把这五位女士的顺序打乱，让这位男士再摸一遍。这次他若摸准了，我们就心服口服，没啥可说了！”

女主持人望着老曹，面有难色，观众席上却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叫好声：“好！好！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女主持人望着老曹，说：“看来，只有请您再摸一次了。”老曹点了点头，女主持人用那块布捂住了老曹的眼睛，又把五位女士的顺序做了调整，然后，把老曹引到第一位女士身边，说：“开始吧！”

于是，老曹去摸第一位女士的手，知道不是，又去摸第二位女士的手，摸摸，长长地吸口气，突然激动起来，说：“这位是我妻子！”

女主持人说：“这次您可仔细点，小心弄错了。”

老曹坚定地说：“错不了。”

女主持人说：“再给你五秒钟时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5、4、3、2、1，停！”老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

女主持人给老曹去掉蒙眼睛的布，老曹揉揉眼睛一看，一点不错，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妻子。

这时，礼堂里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夹杂在其中的口哨声也更响更亮了。

待热烈的声浪平息下来，女主持人兴奋地问老曹：“先生，您摸得这么准，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女主持人说着，把话筒伸到老曹面前。礼堂里静静的，一双双大眼扑闪扑闪望着老曹，老曹成了联欢会上的焦点和中心。

老曹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说：“还是不说吧！”

“不行，说，说！”女主持人还没说完，礼堂里已经扬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喊声。

女主持人对老曹说：“大家都盼着听您的话呢，您就说说吧！”

老曹说：“其实，我不是凭手感，而是凭妻子身上散发的气味辨认出我妻子的。”

听了老曹的话，礼堂里发出一处“嗡嗡”声。

女主持人说：“您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老曹看看台下，一双双满含着渴求的目光静静地望着他，似乎在说：“快说吧，我们都等不及了！”

于是，老曹清了清嗓子，提高声音说：“说实话，走到我妻子身边，只要留心，我就能嗅到一股淡淡的奶香。”

“奶香?”女主持人吃了一惊,台下的观众也吃了一惊。

老曹点点头说:“是的,是奶香。”

老曹提高声音说:“我很喜欢闻这味儿。我俩参加联欢会之前,我妻子还给我那一岁的女儿喂了奶呢!我俩跳舞时,我能闻到这味儿;我俩坐在一起看电影时,我能闻到这味儿;我洗衣服时,能从妻子的衣服上闻到这味儿;我俩扳手腕时,我能闻到这味儿;妻子给女儿喂奶时,我就坐在她身边,看着女儿闻这味儿。不怕大家见笑,我们的被窝里,也充满着这味儿。一闻到这味儿,我就感到温馨,感到生活真好,感到做丈夫真幸福,做父亲真伟大,一天的疲劳和不满就烟消云散了。当然,闻到这味儿,我也能感到一个男人肩上的责任。”

老曹说完了,礼堂里还是那么沉寂。老曹看见,他妻子的脸上满是泪水,其他四位女士包括女主持人的眼睛都湿润了;老曹还看见,坐在前面的几位男士,也掏出手帕在擦眼泪。

正当老曹不知如何是好时,礼堂里忽然响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掌声在礼堂里回荡,震响,经久不息……

(赵广存)

(题图:魏忠善)